

五女投唐



韩光玉 整理
李行书 记录
彭爱香 口述



目 录

- 第 一 回 李应龙宴宾李家寨 (1)
二公子借银吴家庄
- 第 二 回 吴员外嫌贫施毒计 (15)
二小姐花园会情郎
- 第 三 回 吴凤英含愤杀恶仆 (32)
李怀玉惧祸奔他乡
- 第 四 回 李怀珠吴家闯大祸 (46)
二姊妹李宅拒捕役
- 第 五 回 李公子栖身梅岭镇 (60)
洪小姐受辱海家店
- 第 六 回 李怀珠仗义惩恶贼 (76)
谢花兰暗助放仁兄
- 第 七 回 大公子落草二龙山 (91)
二公子过继许州城
- 第 八 回 小丫环传语递书简 (107)
三姑娘当面表衷情

第九回	老张宪怒杀螟蛉子 侠胡振义放少年郎	(123)
第十回	李怀玉遭难太平店 吴凤英降妖九里坡	(140)
第十一回	大姑娘捉怪黄家院 二小姐除霸新安城	(156)
第十二回	众姊妹巧遇招商店 五女子献艺武科场	(172)
第十三回	众侠女含愤离京都 五姊妹占据五凤岭	(188)
第十四回	吴凤英雪耻斩唐将 李怀玉献策掌兵戎	(204)
第十五回	五凤岭五女投大唐 二龙山怀珠擒月英	(220)
第十六回	释前嫌兄弟重相聚 投书信怀珠闯敌营	(236)
第十七回	破许兵成安解重围 伤唐将妖道逞淫风	(252)
第十八回	探敌阵怀珠暂受困 灭许国五女建奇功	(268)
后 记		(286)

第一回 李应龙宴宾李家寨 二公子借银吴家庄

话说东晋末年，皇帝昏庸，大臣跋扈，刀兵四起，天下大乱，几个豪门贵族乘机兴兵割据，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闹腾得四分五裂，出现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混战局面。后来出了个有道的明君隋文帝，先后灭掉各地的割据势力，全国又归统一。刀兵入库，马放南山，幸存下来的老百姓才算过了几年安稳的日子。

可是好景不长，被誉为贤明君主的隋文帝杨坚，居然养了个荒淫无度的儿子杨广，杨广以奸诈的手段骗取了老皇帝的信任，取得了太子的地位。后来杨广急于登基，就用毒酒害死了他老子，杀死了他哥哥，娶过来他父亲的嫔妃，当上了隋朝的第二代皇帝——即隋炀帝。

隋炀帝一上台，便大兴土木，扩修宫殿，广招兵马，发动战争，杀戮忠良，重用小人。没有几年，就把国家糟踏得不成样子，不少有识之士，纷纷退归林下，静观时变。

就中单表一人。此人家住河南郡洛阳城北李家寨，姓李名应龙，祖上曾在北魏朝廷居官，到李应龙这辈儿，看到世事混乱，就不愿出仕，在家安享田园之乐。李家有良田百顷，宅院成片，骡马成群，家财万贯，人都称他为李员外。

李员外为人忠厚，乐善好施，而且爱交朋友，不论是读书的，习武的，推车挑担做小买卖的，摆摊子打把式卖艺的，猜字

算命的，出家当和尚老道的，他都愿意往来，到底他有多少朋友，谁也说不清。朋友行里最为亲近的有两位：一位姓谢名强字定邦，襄阳郡南漳县梅岭镇人氏；一位姓刘名进字会元，家住洛阳城里。谢定邦是习武出身，长拳短打，马上步下，都十分了得，尤其是一支长枪万人莫敌，人都称他神枪将。隋文帝改变用人制度，实行开科取士，谢定邦刀马弓箭，兵书战策，样样皆好，被朝廷选中，曾经在军队里做过将军。杨广登基之后，他看到朝政一天天败坏，便辞去军职，遍游名山大川，来到洛阳，同李应龙交上了朋友。刘会元自幼熟读诗书，写出文章是字字珠玉，篇篇锦绣，人都称他明道先生。隋文帝选拔人才，郡县官几次都报上刘会元的名字，可他就是不应召，也就没有做官。李应龙同这两位常在一块儿饮酒作诗，跑马射箭，好得就像亲兄弟一般。

李员外的正妻陈氏，是个贤淑的女人，只是膝下无子。李应龙又纳了两房夫人，一位姓徐，一位姓韦，也都非常贤惠，与陈氏大娘相处得很不错。徐、韦二夫人俱身怀六甲，眼看就要临产，李府做好了收生的准备。

这一天东方快要发亮的时候，徐夫人房里传出了消息：孩子快要降生了。李员外爬起来，在书房等候喜讯。太阳刚刚露面，院子里洒下一道红光，徐夫人房里“哇”的一声，一个小生命来到人间。丫环连蹦带跳来到书房，高兴得都忘记礼节了，一挑门帘，来到李员外面前说道：“恭喜员外爷，贺喜员外爷，二奶奶生产了。”

李应龙闻听一下子跳了起来，迫不及待地问道：“男孩还是女孩？你家二奶奶身子可好？”

丫环道：“回员外爷，是个白胖小子，二奶奶身子也好。”

李应龙两眼笑成了一道缝，朝门外喊道：“管家！”

“来了。”管家李善乐呵呵跑了过来：“员外有何吩咐？”

“传我的话，合府上下，每人赏银一两，稳婆*外加十两。”

管家答应一声，分发赏银去了。这一来合府上下的人都高兴。大娘陈氏让丫环备办香烛供品，到观音大士像前烧了香。

过了十天，三房夫人韦氏也生了个男孩，李应龙更高兴了，眼看半世无儿，一朝连得贵子，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了。

由于李应龙为人交游甚广，又好行善积德，人们见他生了儿子，都来祝贺，整日宾客不断。这一天李家正在排宴，管家李善大跑小跑来到李应龙面前：“员外，南边来了三位客人，您是不是去接一接？”

李应龙闻听打了个愣神，心说管家是怎么了，这几天客人这么多，我都没有去接，再说我能接得过来吗？他这么一犹豫，李善看出了他的心事，便躬身说道：

“员外，我在庄外看那三个人说说笑笑，后边跟着几个仆人，朝我们家走来。我仔细一看，一位好似襄阳谢大爷，一位似城里刘大爷，另一位……”

“走吧，跟我到门外接客去。”李应龙打断了管家的话，“呼”地站起身来，大踏步来到门口。

客人已经来到李家门首。仆人们有的在拴马，有的在拾礼品，三个客人边说边笑就踏上了台阶。李应龙一看，正中间这位年约四十，头戴英雄巾，身披团花英雄氅，肋下佩着三尺长剑，足蹬薄底快靴，脸上看是剑眉虎目，一团英气；左边这

• 旧时以接生为业的妇女。编者注。

位，年约三十七八岁，头戴文生公子巾，正中央一块无瑕美玉，大红中衣，蓝花长袍，手拿一柄折扇，风度翩翩，给人一种超世出尘之感；右边这位，年约三十挂零，头戴方巾，身披员外氅。他们不是旁人，正是神枪将谢强、明道先生刘进和城南吴家庄的庄主吴成功。

谢定邦等人一见到李应龙，抢先一步开口道：“李大哥一向可好？小弟闻听大哥双得贵子，特来给大哥贺喜。”

李应龙满面春风地拱手道：“谢谢诸位仁兄。小弟正要让人去送信呢，诸位倒先来了，真是太好了，请客厅说话。”

李应龙把三位客人让进了东客厅。一声吩咐，仆人们摆上了酒席。四个人谦让入座，互相敬酒。等到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就拉起了家常。刘会元道：“李大哥，能把令郎抱来，让我们看一看吗？”

李应龙心里高兴，当即吩咐一声，老妈子抱来了两位公子。谢定邦、刘会元、吴成功一齐凑过来观看。虽说是刚过满月的婴儿，可他们俩长得浓眉大眼，让人一见就喜欢。四个人逗了一会儿，让老妈子抱走了。

刘会元道：“李大哥真是麟祉呈祥啊。不知令郎起过名字没有？”

李员外道：“不瞒诸位，我给他们起了个乳名，正式起名就等着你这位明道先生呢。”

“乳名叫什么？”

“诸位知道，我李应龙年过四旬，膝下无儿；现在连得二子，好似大厦将倾，补上了金梁玉柱，于是就给犬子起名梁儿、柱儿。”

刘会元闻听哈哈大笑：“哈哈，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

起得太好了。李大哥，兄弟也给两位侄儿起个名字，你看好吗？”

李员外道：“就等着你呢，就快起吧。”

刘会元想了想说道：“李大哥，我看你这两个儿子，真好似骥子龙文，芝兰玉树，犹如掌上明珠，怀中美玉一般，起名怀珠、怀玉，你看如何？”

“好，太好了。还是刘先生有学问，就叫怀珠、怀玉吧。”

众人又是一番称贺。当天直喝到日落西山，刘会元、吴成功告辞回家，谢定邦就住下了。

光阴似箭，转眼过了五年，怀珠、怀玉长得越发讨人喜欢了。李应龙与陈氏商议道：“两个孩儿都已到了启蒙年龄，该请个先生让他们入馆读书了。”

陈氏道：“妾也有此意。不过要找那有真才实学的先生，免得误了孩子的前程。”

要想找个有真才实学的先生，不是容易的事啊。三个月过去了，李应龙还没为儿子找好先生。这一天他正在家中闲坐，忽然门上来报，说是谢大爷他们来访。李应龙急忙起身相迎。刚出屋门，谢定邦、刘会元、吴成功三人已来到当院。谢、刘二人是李应龙过命的好友，常来常往，来时不必等候通报；吴成功这几年也常到李家走动，渐渐地关系也密切了。四个人寒暄已毕，相随着来到客厅用茶。茶罢搁盏，刘会元说道：“李大哥，令郎年已垂髫，不知请了何方名师训谕啊？”

李应龙叹了口气道：“唉，兄弟正为这件事发愁呢。犬子十分顽皮，尤其怀珠，总爱蹦蹦跳跳，爬树上房，若无严师指教，怕难以成才。可是，有真才实学的严师，肯到我家来吗？”李应龙说着话眼光直瞟刘会元和谢定邦。

刘会元、谢定邦相视一笑，刘进道：“大哥若不嫌弃，就把两位公子交给我和谢大哥，你看如何？”

李应龙赶忙说道：“那是求之不得呀，可要有劳二位了。”

谢、刘二位是李家的常客，对怀珠、怀玉特别喜欢，知道这两个孩子的性格不同，决定因人施教，由谢定邦教授怀珠习武，刘会元教授怀玉习文。李应龙当即把两个儿子叫来，拜见了老师。第二天又补行了拜师大礼，谢、刘二人正式收徒，暂且不表。

李应龙见谢、刘二位愿意做两个儿子的师傅，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当即摆下丰盛的酒宴，四个人入席痛饮。刘会元喝了一会儿，停杯说道：“李大哥，兄弟还有一事相告，不知当讲不当讲？”

李应龙道：“刘先生太客气了，你我好似亲兄弟一般，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吧。”

刘会元看了看吴成功，这才说道：“是这么回事。吴员外家的两个女公子月英、凤英，乃一胎所生，比令郎小半岁左右，这两个孩子你也是见过的，我就不必细讲了。昨天老吴对我们哥俩说，想与你家结为秦晋之好，月英配怀珠，凤英配怀玉，不知大哥意下如何？”

“这个——”李应龙闻听此言不由一阵沉思。沉思什么呢？他不是不喜欢那两个女孩子，月英、凤英他都见过，长得确实让人喜欢，所不乐意的是这位亲翁吴成功。要说吴成功的家业，倒是不小，乃城南有名的大户，只是此人貌似宽厚，胸怀奸诈，而且同衙门往来密切，总想混个一官半职。李应龙对他的行为很是看不顺眼。又一想，人各有志，也不必管他，那两个女孩子倒是不错，真要能说给我的两个儿子，也算是门当户

对，郎才女貌。想到这儿说道：“刘先生，这门亲事我不是不愿意，只是愚兄懒散惯了，不知料理家业，田产日渐荒废，寒门草户，只怕不敢高攀哪。”

吴成功接话道：“李员外说哪里话来。你是城北手屈一指的大户，只怕是我吴成功有点高攀呢。若是员外不嫌弃，咱们就做个双双儿女亲家。”

谢定邦、刘会元齐声道：“这般美事，李大哥何必推辞，我弟兄情愿保媒，你们就做个双双亲家吧。”

当时把话都说定了。刘会元给选了个黄道吉日，李、吴两家互换了儿女八字庚帖，亲事就算定下来了。

且说怀珠、怀玉兄弟跟着谢、刘两位老师习艺，都十分用功。光阴易过，转眼就是七年。李怀玉习文，经史子集，无不通晓，开口成文，落笔成章，不敢说学富五车，也称得起满腹经纶。大公子李怀珠习武，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枪刀剑戟，斧钺钩叉，十八般武艺，软硬功夫，样样皆精。尤其谢定邦的儿子谢花兰来到李家寨以后，小哥俩同师学艺，练习对打，功夫长进更快。

这一天谢定邦接着家中书信，说是老母有病，让他赶快回去。谢定邦一看，李怀珠的武艺也差不多了，于是便辞别李应龙和刘会元，带着儿子回了襄阳。刘会元看谢定邦走了，他觉得李怀玉学得也差不多了，两个月后便收了馆。

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这年秋天，李应龙身染重病，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冷时冷得像身着单衣站在朔风怒吼的冰天雪地，盖上三床棉被上下牙齿还直打架；热时热得好似进了大蒸笼，赤身露体还直淌汗。陈氏老夫人和管家李善遍请名医，结果百药无效，眼看着老员外要不久于人

世了。他把两个儿子叫到床前，流着眼泪，断断续续地说道：“儿啦，为父本想看着你们长大，谁知道大限已到，就要身归阴府。我死之后，你们弟兄要互相关照，并要多多用功，长大了争得一官半职，也好光祖耀宗，为父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老员外说罢，双目一闭，撒手仙逝。合府上下一片哭声。两个小公子哭得犹如泪人一般。陈氏夫人一着急，也得下一病，卧床不起。里里外外，多亏了老管家李善，请僧道做水陆道场，诵经拜忏，为老员外超度。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追荐老员外的道场还没圆满呢，陈氏夫人又一命归天。怀珠、怀玉两兄弟和徐、韦二夫人哭得更痛了。两场丧事放在一起，起了陵墓，择日下葬。

在那个年代，认为父母去世是最大的事情，当儿子的要守孝三年。怀珠、怀玉虽然年纪幼小，但很懂事理，就在爹娘的墓旁搭了间茅屋守孝，一住就是三年。

这三年时间，他们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从老员外夫妇谢世之后，老管家李善由于年纪大了，离开了李家寨，徐、韦二夫人出身寒门，对这么大的家业，不会料理，弟兄俩又在守孝，这样大权便落在了新主管李洪身上。李洪这个小子，嘴上甜言蜜语，心里怀着奸诈，整天打着坏主意。他见李家剩下孤儿寡母，认为是自己发财的好机会，于是便千方百计给自己家捞银子。到第三年头上，李家的库房里就仅剩四壁了。家里养着几十口子人，吃用开销很大，李洪就主张卖地。等到李怀珠兄弟守孝期满的时候，百顷良田已卖去了一半。

怀珠兄弟知道再这样下去不行，便同两位母亲商量，家中留下一个丫环，一个男仆，其余的都给打发走了。

母子们相守着又过了三年，怀珠兄弟已是十八岁的英俊少年了。这三年时间，李怀玉苦读经史，学问大进；李怀珠遍访名师，武艺猛增。只是家里的日子越发不如从前了。一者他们俩只顾用功习文练武，庄田无人料理，该收租、该讨债的也不知道；二者连年战乱，老百姓没法子种地，他俩不忍心向穷人逼租，因此收租很少，日子就要过不下去了。

这一天，弟兄二人在一块儿闲谈，怀珠说道：“贤弟，我听人们传说，大隋皇帝杨广死在江都之后，他的孙子杨侗在王世充的扶持下于洛阳称帝，近来王世充又废掉杨侗，自立为郑王，各地反王也纷纷自立，唐王李渊登基于长安，夏明王竇建德称帝于乐寿，宇文文化及建许国于魏县，萧铣称梁王于江陵，天下又陷入混乱了啊。”

怀玉道：“这些反王大多数目光短浅，成不了气候。我听人说唐王李渊与众不同，他关心士卒，爱抚百姓，朝里有许多英武之士执掌权柄，看来代隋朝而统一天下者，非唐王莫属了。只可惜我们距离长安太远了，无法出力报效。”

李怀珠道：“愚兄也曾想过这件事，我们若想建功立业，只能投奔唐天子。此乃用人之际，你我弟兄若能投奔长安，必能得到重用，还不是取功名如拾草芥呀。”

弟兄俩越说越兴奋，决定要投奔唐王。两个人一同来到上房，拜见了二位母亲，坐在一边。怀珠道：“母亲，孩儿有件事想同您商量商量。”

徐氏夫人道：“有什么事啊？”

怀珠道：“我们俩听人言说，唐王李渊在长安登基做了皇帝，他那儿兵强马壮，天下归心，我们打算投奔大唐，谋取功名，不知母亲意下如何？”

徐氏道：“常言说得好：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你们有满腹才华，正该为国家出力才是。”

怀珠双手一摊道：“孩儿也是这样想。只是一件，洛阳到长安，路途遥远，孩儿途中没有盘费，如何是好？”

徐氏道：“要说盘费，倒也不难。当初你父在日，曾与你们弟兄双双定下城南吴家庄吴成功员外的两位小姐为妻，吴员外家大业大，是洛阳县的首富，明天到他那儿借上百两纹银，将来本利奉还，有何不可。”

弟兄俩一听，也只有这么办了。让谁去借呢，怀珠道：“我兄弟饱读诗书，能言善辩，让他去吧。”

次日天明，李怀玉梳洗已毕，用过早饭，拜别母亲、兄长，出了李家寨一直正南，到吴家庄借银子来了。他满心希望能借到银两，谁知道此一去却好似：猪羊走进屠户家，一步步往死处来。

李二公子离了李家寨奔上大道，一边走一边琢磨：听母亲说岳父同先君的关系不错，两家爱好才结为亲眷，我长这么大还没到岳父家去过呢，此番前去借钱，岳父必然会慷慨相助。转念又一想，哎呀不好，当初两家结亲，是门当户对，如今我们家虽不是家徒四壁，也是今不如昔啊。我父刚去世那二年，岳父还去过我家，近几年连一面都没见过，我现在身穿青衣，头戴小帽，脚蹬破靴，岳父大人会不会嫌贫爱富，不认我呀？如果说岳父大人不肯相认，再羞辱我一场，叫我这脸往哪儿搁呀！不能去，我还得回家另想办法。想到这儿他扭头就朝回走。走了几步又停住了，暗暗叫着自己的名字说道：李怀玉呀李怀玉，你连岳父大人的面都没有见到，怎么就知道他嫌贫爱富，不肯相帮呢？我这样两手空空转回家中，见了母亲、哥哥，怎么

回答呀，无论如何我得到吴家庄走上一趟，到那儿看情况再定。如果岳父大人热情招待，我就提出借银之事；如果他怠慢于我，哼，我转身就走，永世不登你吴家之门。

李公子拿定主意，大步流星朝南奔去。来到吴家庄，向人问明了吴成功的家门。李怀玉来到门首仔细观瞧，见一处坐北朝南的高宅大院，围墙是青砖到顶，八字粉壁，青石台阶，高大的门楼，红漆大门，门上包着碗口大的铜钉。李怀玉拉了拉破衣，踏上台阶正要叫门，“呼”地一声，一条大黄狗窜了出来，露着尖尖的牙齿，围着李怀玉“汪汪汪”狂叫，李怀玉东躲西藏，吓得魂不附体。

正这时候，由院子里走出两个人来，都是仆人打扮，并不赶黄狗，而是朝着李怀玉训斥道：“去去去！讨饭花子！也不看看天到啥时候了，中午饭早都吃过了，你来讨刷锅水吗？快到别家去吧。”

李怀玉见这两个仆人，一个年约三十上下，长得是獐头鼠目，满脸狡诈之气；一个年约十四五岁，倒显有几分忠厚。李公子心想：你们吴家也太可恶了，看家狗欺负人，奴才也敢欺负人。本想把他们大骂一顿，又一想，在人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今天是告借来的，就是仆人也不能得罪呀。想到这儿他强自忍了忍，一边赶着黄狗一边说道：“请问二位大哥，吴成功员外在家吗？”

高个子仆人把眼一瞪，恶声恶气地骂道：“你这个臭花子，员外爷的官讳也是你叫的吗？再不滚可要打你了。”

李怀玉仍然装出一副笑脸，忍气吞声地说：“大哥不必发怒，小生并非乞食讨饭之徒，俺乃城北李家寨的李怀玉，是你们家的姑爷，到这儿来投亲的。”

李怀玉这几句话虽然声音不高，可是对这两个仆人来说，不亚于平地一声惊雷，都愣到那儿了。他们瞪着惊疑的双眼，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对着李怀玉打量了一番，见此人虽说衣衫破旧，但是面目清秀，说话文雅，举止大方，不像个假充的。小个子仆人急忙赶走了黄狗，大个子仆人仍带着怀疑的口吻道：“你这个花子是饿昏了吧，跑到这儿占我家小姐的便宜。我家员外爷的亲戚朋友，不是官府，就是乡绅，哪有你这个穷酸样！城北李员外那儿，我虽说没去过，可也听说过，他们家有良田百顷，宅院成片。我家姑爷是个饱学秀才，才比子建，貌若潘安，看看你这副尊容，长着猪不吃、狗不闻的嘴脸，还敢假充我家姑爷！”

年幼的仆人连连摆手说道：“大哥不可胡说，既是他自称李公子，我们往里传禀也就是了，倘若有假，员外爷自会处置他的。”说着话朝里边走去。

这位三十来岁的仆人名叫吴进，年幼的叫吴来。吴进原是个无赖之徒，吃喝嫖赌，诈抢拐骗，欺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这人坏是坏，也有点偏才，奸诈刁滑，诡计多端，同时还会两手拳脚，能抡两下刀枪。在那个动乱年月，吴成功需要有人护家呀，就把吴进收去当了一名跟随。由于吴进善于逢迎，很快就取得了吴成功的欢心，到哪儿都带着他，这下吴进更横了，合府上下的仆人没有一个不怕他、不恨他的。小吴来进去禀报员外，吴进在这儿还直朝李怀玉瞪眼呢。李怀玉心里说道：仆人尚且如此，岳父大人会怎么样啊？这可真落到那一句话上了：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啊。

老员外吴成功这会儿正关着门在屋子里算帐呢。原来占据洛阳的王世充，非常贪婪残暴，敲骨吸髓地搜刮民财，激起

了人民的反抗，唐天子李渊命令秦王李世民为帅，统兵二十万，讨伐王世充，大军已经出潼关进入陕州。王世充也调动倾国之兵，准备与唐军决战。打仗要有军饷啊，王世充库房空虚，到哪儿弄钱呢？遂与丞相王世衡商议，要卖官敛钱。谁要能出十万两银子，就给他个县令，五十万两银子给个太守，一百万两就可以给个侍郎之类的大官。吴成功早就想当官，就是没有门子，现在听到这个消息，可把他乐坏了，也不管王世充能不能长久，先过上三天官瘾再说。可是吴成功是个守财奴，看着白花花的银子又舍不得拿出来，在这儿琢磨到底是当官好，还是守着银子好。还没等他拿定主意呢，小仆人吴来到了中庭，廊檐下站定脚步，叉手禀道：

“启禀员外爷，大门外有客人拜访。”

吴成功闻听有人来访，急忙把帐本锁好，这才问道：“是哪位贵人哪？”

吴来道：“回员外爷，客人自称是城北李家寨的李二公子，是我们家的姑爷，前来投亲。”

吴成功闻听“李二公子”四字，心里“咯噔”一下，暗说他不干什么？自我那亲翁去世之后，这两个小子不会理家，万贯家产化为流水，如今成了个破落户，我真后悔不该把两个女儿许配给他们。如今李怀玉找上门来，是不是想要成亲哪？如果是那样，我就乘机难为为难他，问他要上十万八万两银子。他要能拿出来呢，我就再凑上几十万，给郑王爷送去，换个太守当当；要拿不出来呢，正好，逼着他退婚，给女儿另选高门。吴成功思谋已定，挑帘来到屋外，问吴来道：“李公子是乘马而来，还是坐轿而来，随行几人？”

吴来心想：我怎么说呢，要说李公子破衣烂衫，风尘仆仆，

独自步行而来，我家员外若不肯见他怎么办？吴来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启禀员外爷，李公子没骑马也没坐轿，是步辇而来，随来的共有这么多——”说着话伸出了一个手指头。

吴成功只想着当官了，听吴来这么一说，他就理解错了。他知道李家兄弟是文武奇才，郑王爷又在用人之际，怀珠、怀玉投奔郑王弄个一官半职，也是有的。既是乘辇而来，还带着一队人马，我可不能怠慢哪，想到这儿吩咐道：“吴来，传我的话，家郎院公婆子丫环，都到前院去，站立两厢，大开中仪门，我要亲自迎接。”

“是，遵从员外爷的吩咐。”吴来答应一声，各处叫人去了。

时候不大，吴家三四十个仆人都来到了前院，两旁站立，吴成功整整衣帽，亲自接出了大门，一边走一边说道：“哈哈，我看贤婿哪里，老夫特来迎接。贤婿，啊——”

怎么了？吴成功看见李怀玉了，见他头戴开花帽，身穿补丁袍，比叫花子强不了多少，他还以为看错人了呢。探着头朝街口看了看，冷清清再无旁人；揉揉眼睛仔细一看，面前这位正是自己的二姑爷李怀玉。

要知老员外待婿如何，请您接看下回。